

朱文公大同集十卷

宋朱熹撰 陳利用輯

年譜一卷

元都璋撰

元至正十二年都璋刻明修本〔年
譜配清抄本〕

二冊

本部书开始

书 号 7059

本片卷含

上



至正己丑冬予來尹同安道
過建德望武夷諸峰因想
交賢講道之所名歛提其
儀容也此玉邑乃知

文公監仕少五年簿領于
是時所著詩文集若干卷門

人陳光輝輯釋錄成編名曰
大同集凡彙代民成俗考
教立言玄今二百年間
風餘韻多存者宜邑人
慕而未已幼歲成童余
建大同書院以崇祠事
庶幾繼武夷之遺響而
大同集則率久刊本不
幸為盜邑黨鄱陽都潤
王以初字既成而其集
而為不備遂捐已贊保
纂年譜而重刻之六可
見其樂善好學之篤

也而史四方學者日傳誦之不
幾有補於世毅乎取嘉其
志可銘誌于卷末云至正壬
辰正月東魯孔公俊拜書



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年譜節畧

鄱陽干越都 彙纂集

按公傳先生姓朱諱熹字仲晦世居歙之黃
墩八世祖唐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率三千代
婁源邑民賴以安因于縣之萬年鄉松岩里
而家焉五世祖甫生振振生絢皆不仕絢生
森少落學不事進取卒贈承事郎生三子

長曰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
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少以詩文名從孫
章羅公從者仲素游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
洛之學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餘意於是益自
刑勵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
書以用力於致知格物之地自號常齋卒年
四十七歲次聖次禔擇負軼才不肯俯仰於
世有詩高遠近道常齋娶同郡祝氏贈頌
人生三子伯仲皆天季則先生宣和末常齋
公尉建之政和丁外艱時年未息道梗不
能歸遂葬承事公於政和護國寺之側後
調尤溪尉而先生生焉初居建寧之崇安
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
有紫陽山識辨常在目也其後築室建
陽廬峯之巔稱曰雲谷因創草堂而扁以
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又得武夷五

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於考亭作精舍曰竹林後更名曰滄洲瑞滄洲病更寂後撰著遇選之同人因更號遜翁而晦庵之名尤顯於世謹以紀年序次如左

文公先生年譜

粗本末悉載無遺庶李者知文公全体大用之李云

畧采家譜參以宋史道學本傳凡致君澤民出處久速與夫師友淵源著述終始精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朱子以是年九月甲寅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辛亥紹興

元年壬子二年癸丑三年甲寅四年

朱子五歲始入小學乙卯五年

丙辰六年丁巳七年

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嬉遊獨

以沙列八卦

戊午八年己未九年

十歲自庚申十年春韋

端坐默視 外所得請知饒州旋請祠遂待李于家庭初韋齋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李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意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

年癸亥十三年

二月丁韋齋憂稟李于劉公子羽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三君子之門無教如

子姪致中以息女妻焉

田子十四年乙丑十五年丙寅

十六年丁卯十七年

秋請建州鄉舉 戊辰十八年己巳十九年庚

午二十年春歸發源拜辛未二十一年春註中同壬申二

十二年癸酉二十三年夏受李李延平先生之門初朱子

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李之非由是專精致誠剖

微窮源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盡有所歸矣七

月之同安蒞戩勤勉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戩兼甲戌二十

四年乙亥二十五年丙子二十六年丁丑二十七年冬十

秩滿歸自同安士思其戊寅二十八年監潭州己卯二十

九年庚辰三十年辛巳三十一年

壬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應詔言事大

以帝王之李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

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悉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

道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詞萃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

要在不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然其計癸未隆興元年三月被

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李之道在於格物無

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無毫髮之謬是以物求理使

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開陛下者不過記

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釋之書是以雖有生

涉疑貳聽未嘗隨事以觀蔽欺由不講夫大李之道而溺心

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

今日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而止上為之

除武孝博士甲申二年乙酉乾道元年丙戌二年丁亥三

年戊子四年編次程氏己丑五年庚寅六年家禮辛卯七

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飲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

散給民免飢死壬辰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四月資治通

社倉之法始此癸巳九年綱目成綱倣春秋而兼群史

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甲午淳熙元年乙未二年五月呂東萊訪講李于寒泉

鷺湖江西陸子壽子靜清江劉清之皆會相與講其所聞

丙申三年二月歸發源六月乃還除秘書郎丁酉四年

六月論孟集傳或問戊戌五年己亥六年知南康軍冬復

成約聖賢教人為孝之大端條列以示孝者立濂溪祠于

李宮以二程配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禁別籍異財者

庚子七年三月修李乞以泗水侯鯉升辛丑八年冬十一

月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與脩德用人之說浙東常平茶

鹽按歷郡縣官吏壬寅九年夏奏疏言事大畧云為今之

憚之至有引去者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

有畫然發號責躬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

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汰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得旨頒行

政倉法條具義役奏本路公海四州產鹽法八月除直徽

西閣改江癸卯十年氏之李以沮之是歲作武夷精舍成

四方士友甲辰十一年還自浙中力辨浙李之非每語李

來者甚眾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

尊史迂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

為心術乙巳十二年四月拜華州丙午十三年三月易李

之害刊誤成丁未十四年三月差主南京鴻慶官七月除江西

成戊申十五年六月奏事延和殿除兵部郎官足疾乞辭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其本無李術徒竊

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李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

孟楚聘之風乃仍舊取江西提刑再乞辭十一月趣入對

遂上封事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因密章奏疏言

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

絕神姦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

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已酉十

六年正月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

辭職名是月序大享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五月仍舊直

力知漳州庚戌紹興元年今禮律喪葬嫁娶之儀命父老解

說以訓子弟男女娶僧序為誨誘諸生如南康時刊四經四

子成居悉禁後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書詩皆別序合為一篇

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辛亥二年除秘閣修撰主官南京

運副使壬子三年孟成癸丑四年甲寅五年夏五月寧

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

便殿而辭職名不允遂拜命受詔進講大學每講務積誠

疏論廟祀異議者忌之事竟不行遂除寶文閣待制知江

陵提先師南安撫薛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

制聖先師南安撫薛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

元年五月修撰宮觀是歲楚辭集註成丙辰二年偽李禁起詔

傳通儀禮成丁巳三年與蔡元定會宿寒泉訂正戊午四年

正月集書傳十二月已未五年始用野服見客其榜畧云

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

郡或不能然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

簡其鄉下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

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

風教之庚申六年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孝之要庚申夜

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

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乙丑以疾卒年

道理亦初疾革精舍諸生入問乃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

進勉步及諸生退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

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

也送終之事皆用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

臣約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

某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仇胄死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李官淳祐元年辛丑正月手詔以周張二程及朱子從祀孔子廟元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追封齊國公父韋齋爲獻靖公

文公先生年譜畢

朱文公大同集目錄

卷第一



古詩

試院即事

借玉嘉叟天台橫卷二首

秋夕齋居二首

縣學教思堂示同志

再至同安寄民舍居

寄題金元鼎回山亭

與一維那

秋夜聽雨懷子厚

茉莉

從葉學古之蘭

題濠庵畫卷

天門冬

紅蕉

老藤

竹

榴花二首

萱草三首

律詩

夜泛小舟弄月劇飲

梵天遊集雨霽步東橋玩月二首

對月思故山夜景

登閣

上黃火

日翔自警

考越越事職作

和胡先生尋芳

題朱金卷

題安隱齋

題梵天方丈碑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

送順之南歸

聽道入釋

卷第二

部

方以撫之書

丞相蘇公

主簿廳高士軒記

射圃記

畏壘庵記

一經堂記

世齋記

至樂齋記

如齋記

卷第三

序

官書序

禪正書序

墨刻序

銘

講堂銘

縣學四齋銘

志遊據德
依十游藝

鼓銘

跋

歸師堂記後跋

雜題

題畫像自警

題梵天法堂門扇

題陳廷佐亭

卷第四

堂補課試一十二道

卷第五

策問一十二道

卷第六

策問九道

諭策一道

卷第七

雜說

柯國材講禮記

批柯國材辨孟

荅柯國材

批王近思說後

批弟子解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說

批弟子解賢者亦樂此乎說

荅許順之操則存說

答許順之夜氣不足以存說

答許順之問空空如也說

答許順之問道德性命之說

答許順之問大受小知說

答子重順之問諸說

許順之字說

答許平仲

卷第八

書簡

上鍾侍郎書

答陳宰元零

答呂侁

答楊宋鄉

故劉狀

回王正臣元達啓

上李教授劄

請徐王克學賓申縣劉

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卷第九

雜文

縣學經史閣舉梁文

與職事文

與齋長諭學生文

勸學文

卷第十

祝文

准 赦告諸廟

癸酉冬賽

甲戌春祈

鄉飲舍菜先聖

鄉飲舍菜二先師

舉經史閣梁舍菜先聖先師

奉安蘇丞相舍菜先聖先師

蘇丞相祠堂

奉安蘇丞相畫像

屏斥弟子自告先聖

告護學祠

滿任辭宣聖

祭許順之

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一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古詩

試院即事

端居惜春晚庭樹綠已深重門掩晝靜高館正陰沉披
衣步前除悟物懷貞心澹泊方自適好鳥鳴高林

借王嘉叟天台橫卷展玩累日不厭命工摹得

兩段為賦二首

翩然乘孤鶴往至蒼崖巔上有枝林樹下有清冷淵凝
神詠太素沆景窺靈詮栖身託歲暮畢此巖中緣
山空四無人閒樹生涼秋杖策忘所適水木娛清幽散

髮塵外颺濯足清瑤流靜甯長林內舉翮仍丹丘

秋夕齋居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
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真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閑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琴
書焉塵慮永茲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秋暑

晨興愛新涼亭午倦猶暑卧北窻扉淡泊誰與侶疎
樹合輕颺時禽轉幽語端居悟物情即事聊容與

縣學教思堂作示同志

吏局了無事賢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窻間高
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
同與點坐忘庶晞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至同安寄民舍居以示同志

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
興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權良朋
夙所博精義時一彈壺飧雖罕落亦已非所歎

寄題金元鼎面山亭

抗心塵境外結宇臨秋山乘高一騁望表裏窮遐觀層
甍麗朝暾高扉啓晨闔了此棲息地清輝且怡顏衆夢
互攢列連岡莽紫環陽崖層景舒陰壑悲風寒碧草晚
未彫林薄已復丹仙人吳門子歲晏當來還

與一維那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
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
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交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採玉之還歸
來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無囊
出刀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
聽瑩班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秋夜聽雨奉懷子厚

悄悄窻戶暗孤燈讀殘書忽聽疎雨落稍知涼氣初披
襟聊自適掩卷方躊躇亦念同懷人悵望心煩紆鳴琴
愛靜夜樂道今閑居岑岑空山中此名知烏如

茉莉花

曠然塵慮盡為對夕花明露葉低曾幄水麤亂玉英不
因秋露濕詎識此香清預恐芳菲盡微吟遠砌行

從葉學古之蘭

去歲葉學古以花見予既以根歸之因作一

首

秋蘭遺初發芳意滿中襟想子空齋裏淒涼楚客心夕
風生遠思晨露洒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題遠庵畫卷

石谷儉公居西峯石佛院破壁為牖盡得西

南諸峯遠庵以亂峯名之為賦四章

羣峯相接連斷處秋雲起雲起山更深咫尺愁千里
流雲遶空山絕壁上蒼翠應有採芝人相期煙雨外
因依古佛居結屋寒林抄當戶碧峯稠雲煙自昏曉
巖中老釋子白髮對青山不作看山想秋雲時往還

天門冬

高蘿引蔓長楠接垂碧絲西窓夜來雨無人領幽姿

紅蕉

弱植不自持芳根為誰好雖微九秋翰丹心終自保

老藤

根節含露辛條頽扶搖緜蠻中靈草多夏永清陰足

竹

種竹官牆陰經年但憔悴故園新綠多宿幹轉蒼翠

榴花二首

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隣樹墜葉可憐人風吹落幽戶

春條擁深翠夏花明夕陰北堂罕悴物獨尔澹冲襟

萱草三首

西窓萱草叢昔日何人種移向北堂前諸孫時時弄

端居春向殘夏氣已清穆睡起情無人風驚綠

晨起獨行園花藥發奇艷植嫌墜露稀更况寒泉并

律詩

夜泛小舟弄月酌飲因作二首

傳知
山

扁舟幾空闊烟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杯
深同醉劇嘯罷獨寤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誰知方外客亦愛酒中仙昔踏空林月來尋野渡船醉
醒非各趣心迹兩忘緣江海情何限秋來蓬鬢邊

梵天遊集坐間雨作已復晴霽步至東橋玩月

賦詩二首

傑閣翔林杪披襟此日間層雲生薄晚涼雨過空山地
迥衣裳冷六高澄霽還出門迷所適月色滿林闌
空山看雨罷微步喜新涼月出澄餘景川明發素光
星河方耿耿雲開轉蒼蒼晤語逢清夜慈憫殊未央

對月思故山夜景

沉沉新秋夜涼月滿荆扉露泫凝餘彩川明澄素輝中
林竹樹映疎星河漢稀此夕情無限故園何日歸

登閣

橫堂敞新閣高處絕氛野迥長巖入天秋涼氣分憑
欄生逸想投迹達人羣然憶茹簪外空山多白雲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收拾家藏理盡餘尚有簡編充棟宇
擬陳車馬大門閭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進異書
縱使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日用自警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即太虛不向用時頓猛省

却於何處求真朕尋常應對尤須謹這少施亦為更莫疎
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在費工夫

考誠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為身但令官事了從這點兒嘆

和胡先生尋芳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題米翁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
剖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憇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
不須空嘆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鍾鼓
只有虛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疾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兩不堪塵事繁人心事遠
濯纓何必在江潭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慈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
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編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
歲寒猶恐雪霜侵

聽道人彈琴

養吾中和之正性去于忿怒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迹
我獨與子鈎其深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一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二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記

方安撫乞書籍後記

紹興二十五年春正月同安主簿丹陽朱某以檄書白
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某為縣吏
得兼治學事學有書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
所業願得盡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
哀其愚不敢以為不可即自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二
官撫以與縣凡若干卷某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
所以歛藏守視出內暴涼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

如章其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某之謂某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視久遠故敢具刻公之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以示縣之父兄子弟與官子弟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某之職守也夏四月具位朱某謹記

丞相蘇公祠堂記

某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季才

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終始大節盡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邑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衆人徃徃反喜道之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世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朔日新安朱某記

主簿廳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舍西北隅有屋數楹墻宇儼立牕戶亦兀爽
大抵疏潔可喜而佳花美木又列植於其外意前人爲
之以待治簿書之暇日而宴休焉予至處之而宜獨視
其故名若不與事相符因更以爲高士軒客以難予漢
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
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祿秩不卑矣彼猶不
屑爲之故足以爲高也今予僕僕焉以主縣簿於此而
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亦豈不
曰士安得獨自高其遭則亡不可爲已乎雖然予有異
焉曰不遭而亡不可爲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
乃亦未睹夫高也予聞古之君子其學道行美足以自
信而已得喪豐悴無所入於其中惟其在我者浩然而
亡所誦於彼則亦豈有所待而高耶然則主簿者雖甚
卑何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
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
而退因書之壁以爲記云

射圃記

同安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沉所爲也紹興二十
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曹侯與
予備西北異日寇至當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予所守者
盜衝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
吾屬死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籍勉慰飭

喻意吏士士皆感奮爲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阨
則劔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
其爲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
賊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七固將徇我以死亡我
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
斥以爲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其徒
而日射於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
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以
吾二人爲無事而勤民矣蓋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
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
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某仲晦也時爲主簿

於此是爲記云五月朔記

畏壘庵記

紹興二十有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
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曠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
爲請於縣會予奉激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
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
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季巷
中垣屋庠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
賓客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食荷之
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
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

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史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爲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者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庵自是閉門終日脩然如在深山窮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言於此旣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者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謂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旣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九周所稱畏壘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以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攷獨周之書辭指怪竒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

陳氏世爲塾請予記者名良傑爲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某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遊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爲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爲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不敢爲非旣久遂化服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反其先人之廬因舊葺壞以居而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謂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往復一再至今

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爲請既不得辭乃爲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己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爲耕且養者資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爲人孝謹誠懇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爲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某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窗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某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取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其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某書

至樂齋記

盤谷傅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牕極爽塏左右面史自六經

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
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譎詭恢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
博弈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
其間愔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
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
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
敏不嫻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况敢爲是耶既
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
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
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
物無際其觀於一世界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
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
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
不畢具苟泐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
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
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
惟其精厲而不平者感而不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闐而怒
矣亦何樂之云哉其情感乎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
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公以爲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
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怒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曰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耶危茲棟宇皆亡所改於其舊惟鑿牖牖以俟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願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憮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三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數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也二君皆曰善遂書

實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三

學生熊學司書兼奉 文公祠陳 利用編

序

官書序

同安縣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其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其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財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賊之餘其散滅而僅存者止是

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散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
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
者凡得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
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裝褫爲裏五十有三著籍
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且具刻其卷目次第嗣其所
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攷也而其所
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夏五月丁未朔具位朱某序

禪正書序

禪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其所校定繕寫
初其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取後得
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很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

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澁殆難以句讀也相
傳浸久又多爲謬無善本可相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
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江海之上不污世
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瓌
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辭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
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
姓名曾不少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
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云某因校其書而爲
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墨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第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

予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慨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南泉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厭其橐得故先君子時所載與其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卧起常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後爲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差小者或爲橫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書以誌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三日壬辰新安朱某序

銘

講座銘

書寫銘模在縣亭講座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某仲晦爲吏於同安而兼領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願其所以作之意不可以不銘銘曰師道絕塞以圮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准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縣學四齋銘

曰趨而抱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志道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據德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依仁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游藝

鼓銘

鼓之鏜兮朝既暘兮進斯世兮德音將兮思與予偕臧

兮跋

歸師堂記後跋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其友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焉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一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為此名也紹興壬子會慶節日新安朱某書

雜題

題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潜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
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
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題梵天法堂門扇

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題陳廷佐亭

圓荷暮方展開花曉自紅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三

朱文公大同集卷第四

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利用編

堂補課試策問一十二道

周唐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於堂西東向而先師位
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儀設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
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子南面像以門人
列侍蓋像十子而圖其餘於壁是則所施用者蓋無
幾耳二三子試究其所以然而斷其得失以對

問夫子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夫天之與上帝其果有異耶抑不異也後世鄭康
成三肅之徒各以其所聞為記甚者至流於讖緯誦

怪不可質究皆聖賢所不道其果有可取耶抑無取也共惟 國家承百王之流弊稽古禮文之事既久而後大備二三子考先儒之論而折衷之以聖制宜有定矣陳之無隱

問聖人遠矣六經或在或亡諸子人自為家與夫諸儒之說經者又皆雜亂而無所統一士之有意於聖人者舍是三者亡以見之矣是將因是以求之耶則其絕亡者不可以屬而其雜亂又易以惑人亦難以自通矣或者又以為聖人之道不在是顧力行如何耳二者之論僕未能得其中亦諸君所宜講而思也問經廢不講久矣士之取賢者亦或留意焉而其所以用

力者則異而不同也蓋或不求甚解而篤意於近思或恃為攷證而昧於至理務深眇者攷宥而不根干利祿者以涉獵而無本是四者之於經其得失孰甚二三子言之

問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為立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為謠誣不繫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攷之謂立明自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則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既異而柳子之為是論又自以為有得於中庸二三子論其是非焉

問荀子著書號其篇曰性惡以試孟子之云性善者而
曰塗人可以爲禹夫禹大聖人也語其可知之實可
能之具乃在夫塗之人耳人之性也豈果爲惡哉然
且云爾者何也二三子推其說以告

問李師錫者以書抵韓子稱其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
琢爲功而韓子報之曰愈將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
之今韓子之書具在所謂深於是者果何指而言耶
問建首善自京師而達於四方郡邑海隅之遠莫不有
學此三代之制與今皆然也然攷其風俗之流有薄
有厚有失有得則其不相逮至遠豈古今學者異耶
將以所學者不必異特業之有至有不至耶二三子

舍菜之初願陳二者之說分別而審言之以觀二三
子所以來之之意

問夫子講教沐浴之間三千之徒七十之賢所學者何
業所習者何事其言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爾所隱者復何說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所樂者抑又何謂耶

問大學之序將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於正心誠意而
求其所以正心誠意者則曰致知格物而已然自秦
漢以來此學絕講雖窮行君子時或有之而無曰致
知格物云者不識其心果已正意果已誠未耶若以
爲未也則行之而篤化之而從以爲已正且誠則不

由致知格物以致之而何以致之然也願二三子言
其所以并以致知格物所宜用力者為僕一一陳之
問忠信所以進德而天子之所以教與夫曾子所以省
其身亦無不曰忠信云者而夫子又斥言必信行必
果者為小人孟子亦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二端異
焉然則學者將何所躡而可將不必信且果者耶則
子路有欺天之失微生有乞醯之譏將必信且果耶
則經經之說非所以飾其身也二三子共商確之
問書稱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說者以謂百姓者百官
族姓二爾夫以百官族姓無不昭明則堯之所與共
天職者富矣及其疇咨廷臣欲任以事則放齊之稱
嗣子離兜舉共工四岳薦鯀惡在其昭明也耶夫子
叙書斷自堯其將以為萬世大法而其言若此此又
何耶或以為人為難則夫子嘗稱觀人至於察其所
安則人為瘦哉帝堯之聖豈獨少此耶以帝堯之舉
而三人者若此然則三代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
始於鄉閭者其可盡信也耶二三子其辨明之



